

228646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卷二八七

黨字

卷二八八

黨字

卷二九〇

廣字

卷二九四

廣字



永樂大典

百一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卷八十七

黨

慶元黨

慶元黨禁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以嚴其選於近習者。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爲一

體。而作姦犯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拔召群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官府之間。近習竊柄。一罅弗室。萬事瓦解。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存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州熊叟序。

慶元黨禁首末偽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合

趙汝愚。右丞相。魏州留

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泉州王蘭。觀文殿學士。知漳州。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吉州。待制已上十三人。朱熹。煥。章。閔。待制。蔡。傳。達。等。徐

誼。權。上。部。侍郎。溫州。彭龜年。吏部侍郎。台州。陳傳良。中書舍人。蔡。傳。達。等。直學士院。溫州。薛叔似。權戶部侍郎。蔡。傳。達。等。章。閔。權。兵部侍郎。蔡

侍講。婺州。鄭澐。權刑部侍郎。福州。樓鑰。權吏部尚書。明州。林大中。吏部侍郎。婺州黃由。權禮部尚書。平江黃黼。權兵部侍郎。臨安何異。權禮部侍郎。撫州孫逢吉。權吏部侍郎。吉州。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蜀呂祖儉。太府寺丞。婺州葉適。太府寺卿。總領淮東財賦。温州楊方。秘書郎。汀州項安世。校書郎。荆南沈有開。起居郎。常州曾三聘。知鄂州。臨江軍符仲鴻。軍器監簿。泉州吳獵。監察御史。漳州李祥。國子祭酒。常州楊簡。國子博士。明州趙汝譚。添差監左藏西庫。臨安趙汝談。南淮西安撫司幹官。陳峴。校書郎。温州范仲麟。著作郎。兼禮部郎官。成都汪遠。國子司業。信州孫元卿。國子博士。袁燮。太學博士。明州陳武。國子正。温州田澹。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黃度。右正言。紹興詹體仁。太府卿。蔡幼學。福建提舉。温州人周南。池州教授。平江吳萊。勝新嘉興府教授。宣州李臺。校書郎。蜀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益浩。知湖州。袁州趙筆。秘閣修撰。知揚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晉州。武臣三人。皇甫斌。池州都統制。范仲壬。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太學生六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士人二人。蔡元定。編管通州。嘉定三年奉聖旨特賜迪功郎。呂祖泰。次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特補迪

功郎監漳州南嶽廟已上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秀嶽李心傳

朝野雜記所編攻偽學人京鏗右丞相洪州何澹樞密處州劉德秀陳謙

大夫洪州胡紘御史處州倪思尚書湖州李沐正言湖州劉三傑正言婺

州施康年正言通州姚愈大諫平江陳賁兵部侍郎舒州楊大澤侍郎婺

州張奎大諫鎮江錢象祖參政台州葉翥尚書處州許及之樞密溫州張

巖侍郎楊州諫議侍郎興化軍傅伯奇侍郎泉州汪義端中書舍人徽州

高文虎直院明州張伯埈察院秀州鄧友龍參院衢州康師旦吏部侍郎

平江趙善堅林永監察御史沈繼祖監察御史興國丁逢川泰都太常

州鄧襄司直秀州王沆轉運使錢登衡州宣余嘉新州教授漳州趙師魯

通功郎張貴謨處州黃掄鄭丙樞密部尚書淳熙間林栗樞密部侍郎

淳熙間王淮參丞相淳熙間寧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

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高親屬

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

許之命手侂胄復入使喻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歸此自謂有定策功

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

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

得爲本官講官。踐拜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于長沙。素在先朝累召不至。至輒不留。至是即日上道。惕然以時事爲憂。於免積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未幾。內批遂首相留。正素善上。銳聞之。益有憂色。登對行宮。便殿。有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羣衆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曰。發侂冑之姦。適龜年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爲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請泄。又以內批斥去。素不勝憤。遂因諸舉奏跡極言之。畧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

患臣膏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可假借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素佐之譚曾陛下所親見奈何又欲襲其迹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勞而所得褒賞未恆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今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踪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跡入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僂人效熹容止爲熹焚香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冑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跡退

則內批徑下朕閣卿者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結。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倪
 冑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一日。倪冑使中使王德諫封內批。以
 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駟面奏乞
 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
 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
 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旨指。工
 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遂熹之驟。懽懽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
 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
 時倪冑欲用優人王喜爲閣門祗候。喜即前日效熹爲戲者。逢吉誦言將
 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熹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
 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
 宮祠之命。遠近相吊。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
 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倪冑勢方盛。人
 皆爲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
 面對賜食各一。石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倪冑竊弄威

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讀劄子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垂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鄧節度使吳玠嘗言。時上無堅留侂冑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冑既留。勢益張。先是侂冑恃功。意望違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命書樞密院羅點慰解之。徐誼爲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遣人諭侂冑。侂冑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擠汝愚。汝愚爲人疎直。不虞其奸。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騭忽奏。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冑遂內批。御史中丞蓋侂冑與騭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德秀者。與侂冑深交。乃諭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衆。侂冑下內批。令用中司舉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阨。侂冑之人。工部尚書趙彥逾者。汝愚諱立上時。違遠意於殿帥。郭果事定。亦汝愚引已同升。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彥逾遂與侂冑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爲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命書樞密院羅點。尚書黃裳。卒蒙潛邸舊臣。上

所倚信點既卒。侂冑又亟擢其黨京鏜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
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儉附和視正人如寇
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
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冑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
遂擢其黨將作監時李沐為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
言李沐上殿。乞羅汝愚故柄以專安天位。塞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
乞罷。出浙江亭待罪。詔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沐又乞更不宣押。是
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畧
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待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
國家無不為。既隆錫載之勳。高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
權直學士院鄭澆草也。澆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己
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閣下
繼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徐誼亦坐上疏論。執汝愚
罷去。御史中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
愚冒居相位。今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司寢其福唐之
命。令其職名奉祠社門者答。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復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並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詭胄四日戊午詔呂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驥封還錄黃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鱗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畧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群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覲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為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為過如沐所言則以為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誅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道路譁然以為李沐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議天下扼腕氣將莫伸其氣誣已足以熏灼朝路播搖國勢陛下

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復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同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為利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李沐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敗露顧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鄭駟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名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衆與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聖明初政仁厚播聞膚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詔駟依已面諭施行未幾駟罷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生押送版所宏中衛仲麟範晷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傅信州人傅久居學

校忠鯁有聞。扣關之事。皆其屬藁。同日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冑患之。侍御史楊大濟。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知詔者。重寘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傳伯壽降詔。如讀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乾道間。以不受會觀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冑。隸人蘇師旦致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詆善類。六月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奕。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案江遠入劄。解之。德秀以爲之言。遂亦罷。侂冑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已而已。不能巧爲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願傳孔孟。干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雖從彦從彥傳之李侗。未幾師侗而得其傳。致知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爲道學以譏謗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無耻。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誹姓名。搜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入其情。其廉潔好脩者。皆偽人也。於是險狠褻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已。揚袂奮臂。以攻僞干進而學禁之。

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教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廖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偽，遂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僞徒，謀為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生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至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避之同，人熹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避翁，遂以疾乞休致。慶元二年，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四日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僞學，以危社稷，僞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丙子，趙汝愚殁于衡州。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鏐所窘逐，服藥而卒。天下寃之。時有迎功郎趙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冑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

獲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計聞。有旨復元官。許
歸葬。二月有聞。知舉葉耆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
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玉變。乞將諸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
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夏六月乙
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釜言。邇者偽學盛行。願陛下聖明。罷斥姦回。登
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
心。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暴乃除尚左郎官中書
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
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今後給舍
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倪胄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
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瑗。力爭以為不可。乃改
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倪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
侍御史黃黼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黼除起居郎。
權兵部侍郎未幾。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平偽學。倡擬
圖為不軌。近元惡殛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唱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
在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偽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住進擬。遂還

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自寧國府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嘗擊
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待制恩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
許。臺諫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門人楊楫聞卿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蹟以
投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群
儉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上。會遽去不果。沈繼祖者
爲小官時。嘗採撫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建論程頤得爲監察御史。
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
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謬。私立品題。拔召四方無行
義之徒。以益其黨。佯相與餐。蠱食漢衣。襲帶傳。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
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
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
日。旨依蔡元定編管別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省劉始至熹方與諸生
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旦
諸生乃知其有指揮。時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熹
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
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李道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李道之行。無

幾微不適意一子朕獨爲之泣涕流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于道州。熹爲之慟元定師事熹而熹顧曰李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確之嘗輯其講論之辭曰翁李錄者蓋引以自臣也。常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未嘗默也及其歿也恨無可與貽其殽也祭云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熹嘗謂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嘿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教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唱僞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也。二月丁巳大理司邢袞請明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有元與兩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敕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漳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僞學之黨變

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仇曾大喜。即日三條除
右正言。留正送邵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僞學之禍。望申
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
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清司前取家狀。必欲書
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時有蔡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
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杜之。冬
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沈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薦舉。闕陞。及
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
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岩論。由阿
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沅江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
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
主之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
舍人高文虎草詔曰。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環
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屬精吏。竊凡曰。誼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
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覲伺間隙。毀譽外乖。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
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